

羽林遺集

志

圖

书林漫步
书林漫步(续集)

陈原

书海夜航(三集)
一氓题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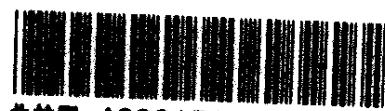
杜渐
李一氓

翠亭墨迹集

王蒙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短小，即当考证资料也往往不过是零、碎之，
似不成大文章。一向也被视为小品。唯孙过庭
一种，或祀先母遇合因录，玄理身近（暗中有所），
偶得盛慨，却轻、文情俱胜。抒情寓于草例益
无多，其妙，但当做文章看却每令人深省。
这一类超脱，已当为重不为人重，但秀空滑在
柳宗元，上面说已述之（美国董宇超语），似乎可
以归结于此类。缺乏是文字绝少，较少色泽。
孙过庭时序记其行，记其事，但简人第且不浓
烈，但率天真倒足欢迎的。近代有沈子培，王
昌龄记其家情况，但时人属之连者声息，毫端
真味，不无强悍。王孙偶与刻画，便生威能，
空成文字，也一美冠天下了，但一而归入草记
或手稿，无人能名其妙。其实也有一定如些声
誉，及至是油然而生的，可以此观之盖广文的

358507



北京图书馆 A00013070



好夢一枝春、空血灑

初集

装帧：叶雨、马少展

翠墨集 黄裳

CUI MO JI

出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发行：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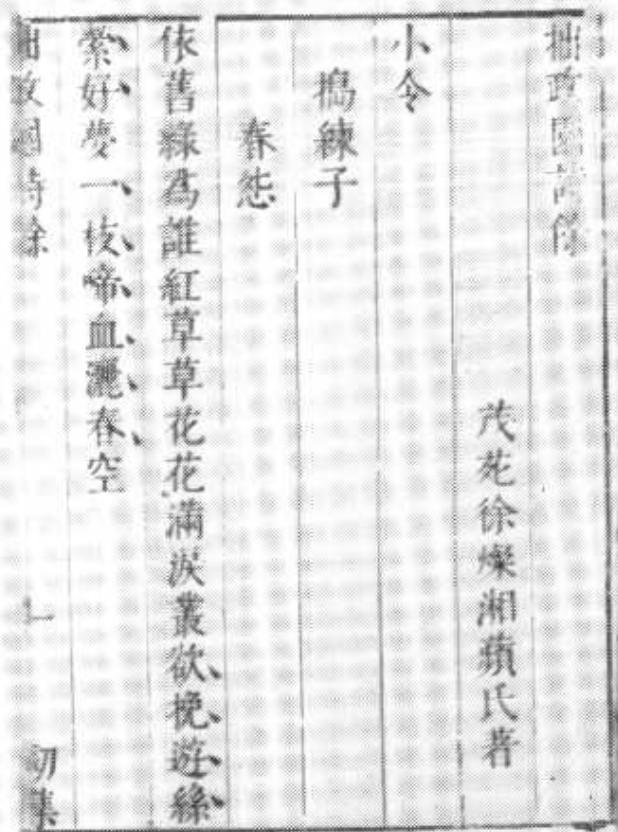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176,000

1985 年 12 月第 1 版 198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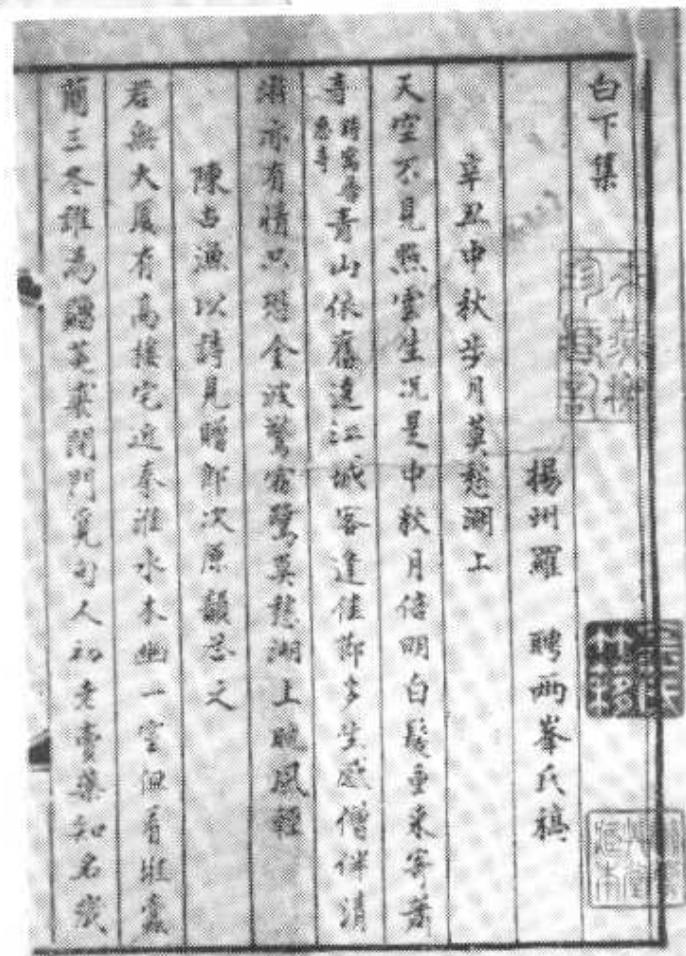
印数 0,001—3,900

书号 7002·68 定价 1.60 元

徐灿《拙政园诗余》
——顺治刻本



罗聘《白下集》
稿本



《利器解》
——万历刻本

利器解序
章聞之地生度度生量量
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不
度量數稱不足以勝而不
計地不名度量數稱夫所
云地豈獨險易迂直衝重
圮圍之辨已哉南北東

兼山集序

南州年姻弟熊文舉頤首拜題
機部楊先生下同譜而聯姻者也理
學經濟文章節義炳炳烺烺海以內

固莫不知之矣我

甲子歲夏月其次公時

《兼山集》
——清初刻本

《岳忠武王庙名贤诗》——元刻本

及日斜太師鴻臚嫁遣莫通天涯

吳魏林表

蠶斷中一以春草青苔如湖上有佳城煙雲晚暗旌旗下風
雨衣冠弓劍鳴自古功臣多見忘當時和議竟何成山僧
也慘然義為帶新祠捐舊石

徐山僧性清淡
生公心代况酬君有簡次功不顧身而已歿碑趾化七
風凌絕已瞻丹青改故復良猶仰香爐對卷三百年間一
遺指上懷空感事如新

宋趙惠則夫

東南木運於中微不啻於人氣成符星北漢書則是不言
所何以謂之天子者於此無以盡其天子之則以父母爲天子

不孝子也

入

建炎丙寅歲次壬午仲冬予奉子孫合行祭廟
於臨邑縣治之東南不遠於縣治之西有崇山之峰出於縣治
之南其峰之北有山泉自峰而出流於縣治之南

先靈之曰江天風收作頃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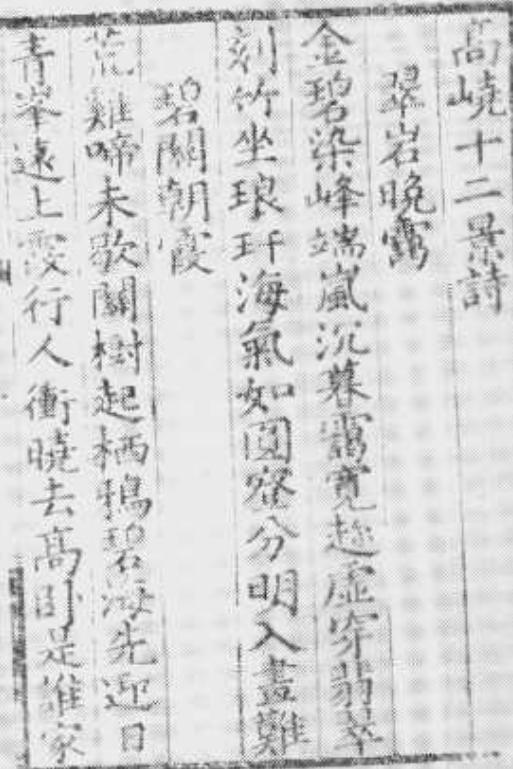
又

陰雨蒙雨振庭柯梧葉當年之綠水江波自得其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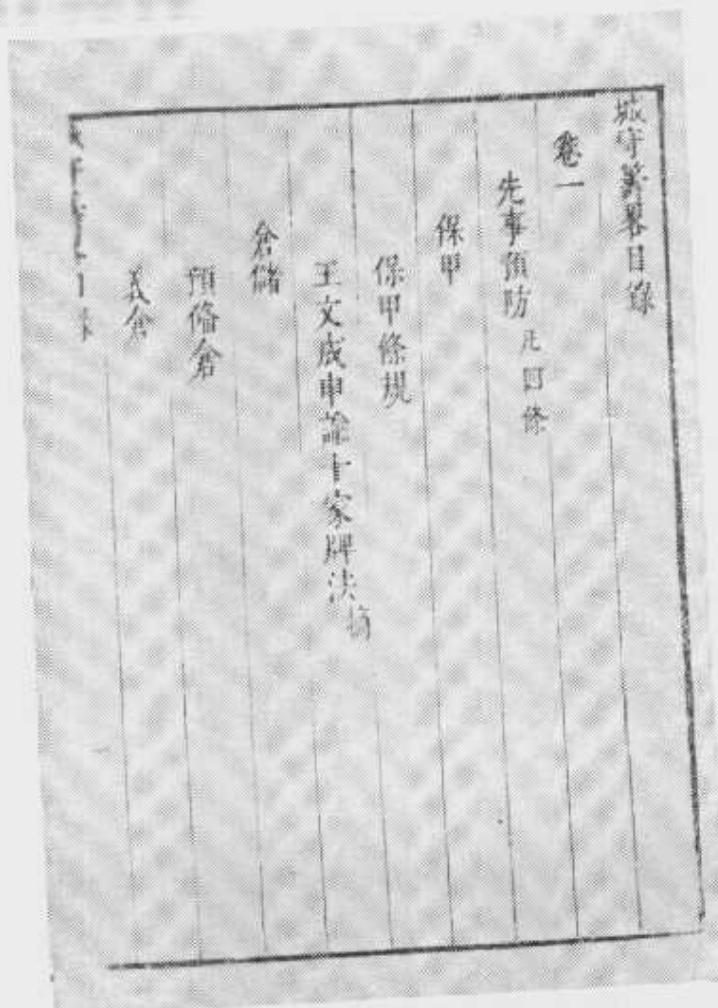
《远山堂明剧品》残稿本

醒世故人	柳浪馆集	洪大堡中	林思庵集	徐维虎集
馬	張士鳳集	夏六度集	王維林集	陳維虎集
小雅	程士鳳集	小雅	白居易集	白居易集
胡文瑛	胡文瑛集	王守仁集	王守仁集	王守仁集
桂花風	桂花風集	一解二月集	柳清衣集	柳清衣集
王素完	王素完集	柳風會集	李承當集	李承當集
增人集	增人集	李承當集	李承當集	李承當集
坡塘館集	坡塘館集	劉定員集	谷洋成集	谷洋成集
增人集	增人集	增人集	增人集	增人集

杨慎《高峣十二景诗》
——正嘉之际滇中刻本



《城守籌略》
——崇禎甲申刻本



目 录

一册纪念岳飞的诗集	1
补记	13
跋《城守筹略》	16
跋《利器解》	29
《拙政园诗余》跋	35
俞跋	49
叶跋	50
跋《竹笑轩吟草》	51
记王茂远《柳潭遗集》未刻逸文	59
南田少年时事琐记	78
再记南田少年时事	88
——读《赖古斋文集》	
风怀诗案	93
汪景祺遗诗	100
——跋《读书堂诗集》稿本	
关于金冬心	107

藏书题跋	120
残本九种题记	145
云烟过眼新录	165
壬午平海图	165
晒园杂录	167
高峣十二景诗	168
余庆录	169
西山纪游	170
老子全抄	172
烟花小史八种	173
曹子玉诗十集	176
中州启札	179
范运吉传	180
晤书堂诗稿	181
嘉靖大政类编	183
明月诗筒	184
绿雪亭杂言	185
归田诗话	186
冷鸥堂集	187
金陵览古	188
水分	194
怀素《食鱼帖》	199
关于包公的断想	202
功德无量	212

诗之神秘	216
《书边草》序	220
明清法书观赏	227
散文与杂文	236
闲情	242
《金瓶梅》及其他	249
暑热草	254
审查	260
看书琐记	265
盛况的变迁	270
朦胧	273
《河里子集》小序	276
“冲冠一怒为红颜”	279
一个希望	282
人言可畏	287
马君武的诗	292
别时容易	301
一夜北风紧	306
《红楼梦》与电视剧	309
小说与优生学	312
曹雪芹的头像	315
《老人的胡闹》	318

题跋之外	321
题跋一束	325
补记.....	337
后记	345

一册纪念岳飞的诗集

在我的书架上，有一种也是唯一的一种元刻本。这是一册很别致有趣的书。

十多年前，一个经常收书于长江北岸的书友，一天很神秘地告诉我，说有一册好书，即将从扬州寄来，却不肯透露书名。我自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也免不了怦然心动。连日走访，都无消息。有一天，又看见他在书案边埋头装订一本古书，凑过去看时，才知道就是新到的这本“宝书”了。

他是嫌原书太薄，正在努力加衬叶，想化一本为四册，我连忙阻止他不要罔费精神，还是原订的一本好些。后来几经蹉商，终于由我变卖了几十部旧本，换来了这一本“宝书”。然而我依旧很感谢他。

这是一册有关岳飞的书。元板元印。黄棉纸。分两个部分。上部是《宋史》的第三百六十五卷，是岳飞和儿子岳云的列传；下部是《岳忠武王庙名贤诗》，题“住山僧可观录”。卷前有“鲍以文藏书记”（朱文长方

印),“小山堂书画印”(朱文方印),“安乐堂藏书记”(朱文长印)三颗朱记。可见这是先后经过赵谷林、鲍廷博之手(他们都住在杭州),后来又转入“怡府”的。至于这次从江北来到上海,那来由却不详。当交易成功以后,书友才把原来装在书后的一叶原跋给了我。这是一位名叫“君举”的题跋,他说这书是“竺樵”所藏,此跋写于辛未,君举和竺樵时正“同客浙学使濂翁署”,跋中说:

僧可观生平未详。观郑记后有至元六年庚辰字,则为顺帝时人。又书尾题“岁在己卯菊月住山僧高会重集”,己卯乃庚辰前一岁,岂明建文元年之己卯欤?疑莫能明也。……细簪之,此本的为元刊,或至建文时高会重将旧板修补整次,复于尾末著己卯云云……

这位君举的板本学并不怎样高明,他连安乐堂是谁家斋馆都不知道。但他的确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也就是那位书友为什么要撤去此跋的原因所在。如果己卯真的是建文元年,则元板即将化为明板,价值必将大减。后来我和他开玩笑说,如果这本书确是建文刻本,那价值反要大增。因为建文前后只不过三年多些,朱棣就率兵“靖难”了。因此历来藏书家都

未见过建文本。至于元板，那就多得多了。吴兔床不就号称所藏有“千元十架”么？笑话尽管是笑话，但前面那个疑问依旧不曾解决。

记旧板书，照例必记行格，但在这里就不无困难。上半部的《岳飞传》没有问题，半叶十行，行廿二字。线口，四周双阑。双鱼尾，板心上记字数，下记刻工姓名，金子中，或只一金字。大题第二行有很长的衔名，接下去就是“臣脱脱等奉敕修”。这一套板本学的术语，据说是缪荃荪发明的，一直颇为人所诟病，但我觉得也不失为一种比较科学的纪录方法，是未可厚非的。查元纂《宋史》，向来只是内阁大库曾藏有残本，行世的只有成化刻本。说详张菊生先生《校史随笔》。这里的《岳飞传》正是地道的元刻，曹元忠说这是“取大德本《宋史》列传覆刻”，正是毫无根据的妄说。

至于下半部的《名贤诗》，要想进行明确的板本纪录，就比较困难了。因为那行格是不定的。有大字，有小字。有单阑，有双阑，甚至有的在一叶之内，前半叶小字，后半叶大字。同是写刻，有的是极工整的赵体，有的就是十分粗放的写刻。客观上正好是一部元刻书影的集合体。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在十三叶以前，刻工姓名依旧是金子中，凡六见。到第十四叶，才出现了“陈仁甫刊”字样。更后，又有“徐良”字样。

而金刻的篇叶，看那开板风气，和前面的宋史完全一致。这就提供了一种解释，《名贤诗》在十三叶以前，是在元代刻成的，刻者就是刊刻《宋史·岳飞传》的同一个工人。同时又可以知道这部《名贤诗》并非一气刻成而是陆续增刻的。添了几首诗，就添刻一块板子。这样就造成了前面提到的那种板本的畸形。

关于这册书，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曾有所涉及：

孝宗时，诏复飞官，谥武穆，改葬栖霞岭。云祔其旁。废智果院为祠。赐额曰褒忠衍福寺。宋亡，寺废。王之六世孙在江州者名士迪，与宜兴岳氏通谱，合力起之。未几，复废。至元间，天台僧可观者诉于官，郑明德为作疏语云云，疏成，杭州经历李全慨然重兴之。庙中有石刻飞诗词二首，古今吊其墓者诗已成集，略掇其著者，……

这里所说的故事，《武林旧事》与《辍耕录》也有所记录，后者所记比较详瞻：

……天台僧可观以诉于官，时何君颐贞为湖州推官，柯君牧仲以书白其事，因之没于人者复归。然庙与寺无寸椽片瓦。会李君

全初为杭总管府经历，慨然以兴废为己任。
而郑君明德为作疏，疏成，郡人王华父一力
兴建，于是寺与庙又复完美。

郑元祐所撰的疏记，就收在《名贤诗》的后面。看前引田汝成的话，他可能是看到过这个《名贤诗》的，他所引的叶绍翁、赵子昂、高则诚、潘子素、林清源数诗俱见于此集，只是林弓寮、徐孟岳、陶九成、高季迪诸作不见，可能是时代较后，此本初印，未及收入。

根据以上的资料，可以推定，这个集子是可观的宣传品。他既然是褒忠演福院的住持，重兴了香火，就收集了到岳庙来参拜的名人题诗，刊刻成集，赠送或售卖给前来游览瞻拜的人们。可观活动的时代是至元六年顷，元刊《宋史》前有至正六年咨文，可观就借用了官书的《宋史·岳飞传》板片，并请原来的刻工金子中担任雕板的任务。这都是可以想象的。十三叶以前及现在附在卷末的《重建岳鄂王祠寺疏》等可以肯定都是成于可观和金子中之手。至于后面续刻的部分，则可能是后继者所完成的。至元六年下推至己卯，已五十六年，金子中很少可能老寿至此。

乃贤《金台集》卷二有《岳坟行》诗，题下小注云，